

請美召九國會議恐難能

龔德柏

▲因事實上辦不到希望政府重加考慮……至小
限度亦應先徵美國同意免遭失敗

▲現在之日本可比二十餘年前之德國……英美
現雖忍氣吞聲……不久終有聯合對日之一日
……希望我國民認清局面……準備將來

日本承認傀儡，傳我外交當局於照會九國條約簽字國，聲述日本破壞該約外，并請美國召集該約簽字各國開會，解決中日間一切糾紛，但據負責者聲稱。此事尚未十分決定。此舉在中國或為無辦法中之一最後辦法，然其效果如何，吾人不能不懷疑慮，

此次日本承認傀儡，對於關係各國，實有不辭開戰之決心，至少限度，亦以開戰相威脅，故上月二十五日內田康哉在國會答森格之質問，有一關於該問題，（即承認傀儡問題）雖使日本全國化為焦土，亦有不讓一步之決心，一其以開戰威脅有關係各國之態度，已明若觀火，有關係各國苟非以開戰決心對之，關於該問題，實不敢深入，九國條約簽字國，除美國外

，皆為國際聯盟參加國，日本此次行動，不特蹂躪九國公約，而國聯盟約，亦被其撕毀，而投諸糞坑中，在國際聯盟參加國，對於日本，應有嚴重之制裁，然國聯既不能制裁日本，是證明英法意諸主要國家，不願為國聯盟約而犧牲，以國聯盟約與九國公約相比較，則國聯盟約為重，而九國公約為輕，蓋前者以世界（至少以歐洲）為主，而後者以中國為主也，英法意諸國既不願為國聯盟約而犧牲，又焉能為九國公約而犧牲，除開參加國聯之各國外，能為九國條約盡力者，只一美國，然美國戰備未成，加以國內失業問題尚無解決辦法，此時對日開戰，實非最善時機，美國既無對日開戰之決心，即令中國要求其召集

九國會議，美國未必願意召集，蓋恐一經召集，若日本不願參加，或即令參加，美國維持九國公約之主張，不能為日本所接受，則美國除開戰外，殊無方法以維持其國際尊嚴也，試觀過去五十餘年間，歐洲所有國際會議，皆以開戰之決心而召集，亦以開戰之決心而得最後之結果，現美國既無此決心，則必無成功之希望，故吾人主張，中國請美國召集九國會議之政策，若尚未決定，應重加考慮，最小限度，應先徵得美國之同意，然後再發通牒，否則徒增加外交上之失敗耳，不識外交當局以愚意為何如也，

雖然，以大勢測之，美國雖無即時開戰之決心，對於日本目前之行動，雖難免忍氣吞聲，讓其暫時橫行，然謂美國從此即銷聲匿跡，讓日本獨霸東亞，亦屬絕對錯誤，蓋日本第一步在承認傀儡，第二步即為宣佈東亞門羅主義，將歐美各國在東亞之勢力，一掃而空之，此事不特影響美國之前途，並將歐洲對東亞發展商務之機會，亦完消滅淨盡，此豈各國之所能忍，不特不能忍，且充日本軍閥之野心，東亞門羅主義成功後，必將進而

侵略歐美，以完成其統一世界之夢，此事歐美有識之士，亦甚知之，故不論如何，必須聯合一致，將此危害世界之惡勢力根本剷除，然後世界方有和平發展之機會，全世界對待德國之聯合行動，在數年內必將再見，此記者敢絕對向世界保證者也。

今日世界對日本之形勢，酷似一九〇四年以後世界對德國之形勢，蓋當一九〇四年俄日戰爭正在進行之際，俄國不暇顧及歐洲，故德國在歐洲橫行無忌，會藉摩洛哥問題，使法國屈服，甚至干涉其內政，而使法國能免其排德最力之外交部長台爾加塞，雖有英國爲法後援，亦不能使德國稍存顧忌，是德國彼時固天之驕子也，其後一九〇八年，俄國之瘡痍未復，奧國達約併吞波赫兩州，俄國擬出而干涉，經德國之威脅，終致忍氣吞聲，默認奧國之非法行爲，當是時德國西屈強法，東窺巨俄，其得意忘形之狀，較之今日之日本軍閥，固有過之而無不及，然不數年而各國聯合之勢成，前日橫行之德意志帝國，而今安在哉，故今日之英美，實居二十世紀初年之法俄地位，在一切準備未完成

以前，雖不免暫忍一時之氣，然謂其始終任日本橫行，獨霸東亞，未免過於盲目，中國國民處此局勢，固應爲長期抵抗之準備，而對於未來世界之大勢，亦應有相當之認識，而預爲之備也。

作者草此文既竟，見哈瓦斯倫敦十四日電，謂中國擬提出九國條約，

「滿洲國」前途烏瞰

陳夢釗

(一)

際此凄風苦雨，萬方多難之秋，吾人於斯揭案頭時問流波之標誌（日歷）時，既嚇然見觸目驚心之「九一八」三字，又恰於此際突聞一片「承認滿洲國」，「帝國決採斷然處置以排除任何第三者之干涉」之聲，自東京方面傳播世界。瞻前顧後，舊創與新痕交迸刺痛於吾人方寸之間，悲憤憤感，甯復有加！然吾人非悲觀論者，故不應因暴寇之一再進攻而發生「中國必亡，吾民族將從此陷於萬劫不復」之幻滅；同時吾人尤非政治幻想家，故更不應在目前寇深禍迫之際，猶復嗚嗚於宣言抗議之紙上談兵或繼

以對付日本承認「滿洲國」之舉，倫敦方面認爲如南京政府決定援引九國條約，向列強呼籲，則英國在未明瞭李頓報告書以前，將不加答復云，據此，是英國態度於此可見矣，而美國之態度，恐亦不出此範圍，故希望外交當局之慎重也。

(九·一六)

續向彼以「分贓」爲主要任務之國聯乞求「公道」（此種無恥勾當，今之在朝者已優爲之，且日來又以「抗議」，「宣言」爲對付日人承認僞國問題之外交對策矣！）。吾人之任務厥在以冷靜之頭腦，於認識上求得對滿洲國問題之正確理解，進而以堅決而持續之意志，在實踐上無間努力，從中國民族之反帝國主義革命奮鬥中，爭取東北之規復。基於上述之理由，吾人於本文中所欲提供於讀者以備討論之問題有三：一，所謂「滿洲國」之實質；二，「滿洲國」承認對於國際政策之影響；三，「滿洲國」之命運。

(二)

所謂滿洲國也者，實日帝國主義費三十年之「苦心」，經長時間之慘澹經營，從強暴與陰謀中獲得之成果也。「夙興夜寐，寢饋不忘」，此八字實可用爲日人侵略東北最確切之評語。日人不特投資四億五千萬於南滿鐵道會社，以爲侵略東北之主腦組織，並由彼邦所謂「學者」之矢野博士，硬創「成吉思汗爲源義經」，「源義經爲日本大盜之歷史」考據」，以證明「滿蒙非支那領土」！次之，對於乳臭未乾之溥儀，日人亦始終以奇貨居之，自民元續羅宮禁，中經馮煥章之驅逐，以迄於去歲被日人架至瀋陽，凡此二十年間，日人派往遊說或「朝覲」溥儀之說客信使，從未中斷，且均係言甘幣厚並照例「尊以國君之禮」者。故所謂「滿洲國」傀儡戲之開幕雖僅自今年三月一日始，而日人預蓄此種傀儡並組織此傀儡舞台之「匠心獨具」，則遠在二十年前！

今者傀儡登場之「滿洲國」，已挾其畸形異狀之組織形態，出現於廿世紀歷史舞台之上矣。此「滿洲國」之實質如何，作用安在？是則吾人於本文中，所應加以解析者：

第一，滿洲國爲日帝國主義直接控制之殖民地。東北之入於日人勢力範圍，雖由來已久，但前此日人對東北之侵略，在內容上偏於經濟的，在形式上幾全爲間接的。過去日人之經營東北，僅徧於掠取原料，森林礦山之開採權與金錢之榨取，而掠奪之方式，仍須假手於張氏父子或透過滿鐵株式會社之營業手續。自滿洲國成立以後，在政治機能上既成爲日人直接擺佈之保護國，則對東北一切取之不盡，用之不絕之煤鐵，原料，森林，農產，畜產，賤價勞力等，即田中義一所謂「令人羨慕，世無其匹」者，皆可一概視爲日人之「私產」，而以武藤駒井等「太上皇」之直接命令，予取予求，並實行「自由運輸」矣。故此後日人對滿洲之宰割方式，不外乎取急進之步驟，使其純粹殖民地化，經過相當期間，必然由殖民地化更進而使滿洲領土化。

第二，「滿洲國」爲日人侵略整個中國之根據地。田中早已言之：「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故「滿洲國」之成立，不過僅能填塞日帝國主義貪

吻之一角，決無以厭其慾也。今後日人勢必向關內發展，不特將利用北方之某一部分武人形成對日本接近，對中央割據之局面，並將以海陸軍飛機作經濟侵略之掩護，壟斷中國中部市場，與英美之商品作激烈之競爭，自滬戰結束以來，日貨之由上海進口，向長江一帶作突飛之傾銷者，價值已超過五千萬元，是即日帝國主義企圖壟斷中國市場之明證也。

第三，「滿洲國」爲日人進行反蘇聯戰爭或日美戰爭之根據地。赤白之不兩立，爲兩種形式之經濟政治體系在原則上絕不相容之當然結果。目前因赤俄之發展，國際經濟恐慌之蔓延使帝國主義反俄戰爭之時機日益迫近。法國組織歐洲反俄之聯合戰線，已歷有年所，在遠東以「俄戰爭之一甲必丹」自居者，厥爲日本。故日人自九一八掠取滿洲以後，即組織大批之白俄，與以軍事經濟之幫助，並在軍事上對中東路取積極壓迫之步驟。故「滿洲國」者，即日人在遠東所建築反俄戰爭之軍事堡壘也。次之，因日本遠東大陸政策之急進，使日美太平洋爭霸戰爭更成「如箭在弦」之勢

。滿洲國之在日人掌握下成立，一方面在經濟上，政治上有無限之獲得，足以使國內之不景狀態有暫時之調劑，另一方面，日人在軍事上將因對滿洲國之控制而在太平洋方面佔無上優勢。因既可藉物產豐饒之滿洲以作軍實給養之「總兵站」，又可沿中國之海岸線，將旅大青島廈門台灣打成一片，以作進攻美國海軍之根據地。故日人之掠奪滿洲，實係為布置反俄戰爭與日美戰爭，在軍事上所必取之步驟也。

上述三端，即所謂「滿洲國」之實際作用，亦即日本不惜向世界挑戰，一意孤行以創造滿洲國根本目的之所在也。

(二)

目前日帝國主義既採「橫槍以待，排除任何第三者干涉」之蠻橫態度，於九月十五日正式承認「滿洲國」矣。此種「砲彈即公理」之行動，不特將中國黨國要人所一致迷信為中國唯一救星之「國際聯盟」之金字招牌完全擲碎，並將給與目前國際政治以有力之震蕩。爰就管見所及，略述因「滿洲國」承認問題而展開之國際政治形

勢於下：

其一：為日美衝突之更尖銳

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國聯歷次大會以迄於現在，美國在外交上即因日法之勾結及美國與歐洲之對立而陷於孤立。故日本對美國之外交態度，始終不外「強硬到底，橫槍以待」八字。滿洲國之承認，即說明日本對太平洋問題，對中國市場之獨佔已占較大之優勢。然太平洋市場之競爭，乃金元帝國主義所絕不能妥協。故今後美國之戰術，勢將採三方面之步驟，即一方面加緊對日備戰，以期於海陸空之實力對比中獲得「公理與人道」，另一方面開始與蘇俄作外交上之接近，以挽救外交上之孤立並恐嚇日法等帝國主義者，使之在「莫斯科恐怖」之下，對美國作某種之讓步，但同時亦或從多方面促成列強反蘇聯戰爭之實現，因反蘇聯不特為列強之一致企圖，亦且為緩和列強戰爭危機之最好出路也。

其二：為反蘇聯戰爭之迫近

日本既對滿洲問題得充分之勝利，其領導遠東反俄戰爭之雄圖亦必更熾。何況在國際縱橫捭闔中與日本合作最

密切之法國，早欲使彼所領導之歐洲反俄戰線得日本在遠東之響應而收東西夾擊之效？且最近在德國既有西特拉法西斯勢力之猛進，在日本亦以軍閥與法西斯勢力為操縱軍事政治之驕子。此歐亞兩方法西斯勢力之抬頭，因政治立場與莫斯科絕對衝突之關係，其誘致反蘇聯戰爭爆發之可能性，自必更多也。

其三：為中國問題之嚴重化

所謂「日美爭霸問題」，所謂「遠東問題」，實則均係以中國為問題之中心。故太平洋戰爭無論其以或種形式而爆發，其戰也，必不免以中國為帝國主義之兵站與戰場，其終也，更必然以中國為戰利品。此目前西歐政治家之所以視德國與中國為決定世界問題之歐亞兩大「火山」也。因滿洲國之承認與遠東風雲之緊張，使中國問題更將嚴重化。吾民族若自甘奴隸以待世界之解決則已，否則必須有偉大之領袖與苦戰之羣衆出而努力，於俄國式或土耳其式之民族解放運動中，任擇其一以求中國之最後出路。換言之，非帝國主義解決中國，必為中國解決帝國主義，此間絕無取巧中立之餘

地也。

其四，爲日本國內矛盾之激化

日本軍閥武人與金融資本家此次窮凶極惡，以冒險精神走向市場掠奪之戰爭，其作用要在藉「滿蒙新天地」之獲得以解決國內之經濟恐慌與不景狀態。但揆之實際，因備戰之加緊與國民擔負之增加，將使日本工農大衆之痛苦與左傾思想之激進，同時作並進之增長。結果日本內部革命之國內戰爭，殊難免於日帝國主義「出師未捷」之中而爆發。故此大滿洲之掠奪，謂之爲日本大陸政策之激進固可，謂之爲日本統治者迴光反照時之最後興奮，亦無不可！

上述四者，爲由滿洲問題而展開之國際政象之鳥瞰，亦即吾人痛遭國難，於瘁勵奮勉中所應把握之認識也。

(四)

復次，當略一論及滿洲國之未來命運：

日帝國主義之苦心經營，以求其實現者，爲經過滿洲之侵略進而壟斷中國市場，以遂其獨霸東亞之野心。故日人之稱滿洲也，爲「生命線」，

其視滿洲也，不過爲高麗台灣之續，僅在利害關係上更爲重要之一方「候補領土」耳！故在日人計劃中，不外逐漸造成一以日人爲中心並兼奴隸領主之日滿蒙鮮台各民族之混合帝國。目前之所以尙須建立一形式主義之「滿洲國」，不過在國際上粉飾暴行，欲蓋彌彰之一種手術耳。一旦殖民地化，領土化之手續完成，則此「滿洲國」者，將如鷄卵孵化生雞後之空殼

怪哉粵當局之歃血與斬雞

默 齋

，連同溥儀鄭孝胥一批寄生蟲，定然爲其主人所揚棄而扔於垃圾堆中。不然，滿洲將於中國民族獨立戰爭之勝利中，復歸於中國版圖之內。再不然，滿洲亦將於帝國主義大戰之最後分贓中，被處分爲國際共管之市場。總之，所謂「滿洲國」之「國運」，終必如夕陽衰草，決不能久長也！
(一九三二，九，一八，午夜。)

時事新報載十三日香港電「廣東軍人爲擁護陳濟棠及西南政府，於本月九日夜，在黃花崗舉行加盟手續，與盟者，概屬總部及各師後方少校以上官佐，陳濟棠親到主盟，儀式隆重，保護周密，其中並有歃血斬雞頭砍樹膠像者，神祕不一而足，誓詞亦不可得而聞，微聞係以精誠團結爲口號，又聞事前曾經蕭(佛成)鄧(澤如)幾度磋商而後實行云」。

歃血之事，見於周時諸侯盟會之間。以血塗盟者之口以昭信。斬雞頭則盛行於市井無賴或綠林好漢之中，其程式大率先具香燭時差，禱於上下

神祇，而後申之以誓，而後縛生雞即其頸而斬之，意蓋使神鑒其誠悃，如違誓言，有如此雞，亦將罹斬頭之禍也。砍樹膠像，或嶺南新俗，載籍靡可攷，中原人士亦所罕聞，度其俗當起於樹膠製法發明之後，度其意亦不外與斬雞頭等。三者程式雖各不同，然其欲使誓言約束羣力，以達其預懸之目的，又恐人之違之，以償其事，故又不得不假神力以維繫其誓言之情則一。夫事之成敗，繫於誓言之信否，則其事之爲事，斷爲非常之事可知。市井無賴綠林好漢，言不及義，日以殺人越貨爲事，事既非常，則必申

之以誓，誓又必其能守，而後其犯罪之行，乃蓋而不彰，乃克逍遙於法網之外。誓之義在此，守誓之義亦在此。故其人多犯上作亂之人，其事多犯上作亂之事，而其程式之行使，則多在荒山野廟之中，唯歃血之事於人於地則有同而已。然其禮早泯。左氏曰：「信不由衷，實無益，一質且無益，歃血何有？宜不齒於士大夫。於茲科學昌明之世，獨斬雞頭之類之事，下流社會強梁之徒，尙不墜焉耳。

吾人茲所不解者，廣東爲革命策源地，得風氣之先，賢如蕭鄧，追隨中山，數十餘年，已巍然爲革命元勳，而陳濟棠氏，雖一度炸沉飛鷹艦，大爲國人不滿，要亦不失爲革命健兒，同爲中山主義之信徒。中山主義，與中山之政綱政策，固黨人所認爲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者也，中山之主義具在，中山之政綱政策具在，中山信徒之必信仰中山主義，吾人於遺囑之聲，琅琅出之黨人之口，當亦不難想像。抑中山有言，有信仰即有力量，信之所在，即力之所在，蕭鄧諸公，所統治者革命之廣東；陳濟棠氏所指揮者革命之軍隊，既有一致之信仰，

自有一致之力量，何有於歃血？何有於斬雞，更何有於砍樹膠像，一仿市井無賴綠林好漢之所爲？如謂中山主義，險阻艱難，須有一致之努力，乃獲最後之成功，則實現中山主義之方案，亦炳然於中山遺教之中，爲天下所共見，更何必神而祕之，出於歃血斬雞之一途？如謂軍人僚屬爲表示擁護陳氏個人及西南政府故，此種方式乃爲其最熱誠之表示，則軍人僚屬，行之可耳，蕭鄧與議，陳氏主盟，意復何居？且革命政府下之僚屬，革命

「九一八」所生之史料

記者

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之夕，駐我遼甯省會瀋陽郊外之日本陸軍，不足一團，密受其關東司令官本莊繁之命，突襲兵工廠飛機場而入佔瀋陽城；斯時因內戰而久留北平之東北邊防司令官兼陸海空軍副司令張學良，正在某戲院觀劇！其在瀋陽邊署之參謀長榮臻數以長途電話致張，始由其弁兵趕往戲院驚動張氏回到行轅接話：當以「不抵抗退却」之五字爲其唯一的處置方法之緊急命令。於是

軍人中之官佐，居然以市井無賴綠林好漢之行徑，擁護其革命政府革命領袖，一旦傳播外邦，究竟成何體統？吾人撫今思昔，遙企南天，於二十年前，黃花崗上，七十二烈士，未經歃血斬雞，亦未經砍樹膠像，而亟殉革命之信仰而死，恆未免致其惋惜之思，雖然，英靈有知，則於此秋高月白之夜，一觀其墓前神祕之儀式，一聽其墓前神祕之誓言，將亦惕然而有滄桑之感乎？

連日連夜撤防退至錦州，欲設立遼省府而未底於成；旋復於十一月上旬退入山海關。未幾吉黑兩省相繼淪陷，三省悉亡！現在非重要城池之三省境內各地，雖有國魂所寄之義勇軍到處抗戰不息；然自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一日起，僞「滿洲國」遂宣告成立；以亡清餘孽溥儀爲執政，遣臣鄭孝胥爲國務總理，一切軍政實權則概操於日人之手。至同年九月十五日午前九時十分，日本全權武藤信義與「滿洲

國」國務總理鄭孝胥在所稱「新京」之長春「執政府」正式簽字日滿議定書；同日下午四時日本國政府在東京發出承認「滿洲國」之聲明書。十六日我國發出（一）對日抗議書；（二）致十二國照會；（三）致國際聯盟。茲分錄各該文件如次，聊當一部分史料之存誌云：

（一）日滿議定書

因日本國確認滿洲國根據其住民之意旨，自由成立而成一獨立國家之事實；因滿洲國宣言，中華民國所有之國際約款，其應得適用於滿洲國者為限，即因尊重之，滿洲國政府及日本國政府為永遠鞏固滿日兩國間善隣之關係，互相尊重其領土權，且確保東洋之和平起見，為協定如左：

（一）滿洲國將來滿日兩國間，未另訂約款之前，在滿洲國領土內，日本國或日本國臣民依據既存之日中兩方間之條約協定，其他約款及公私契約所有之一切權利利益，即應確認尊重之；（二）滿洲國及日本國確認對於締約國一方之領土，及治安之一切之脅威，同時亦為對於締約國他方之安甯及存立之脅威，相約兩國共同常防衛國家之任，為此所要之日本國軍，駐紮

於滿洲國內。

本議定書自簽訂日起即生效力。本議定書繕成漢文日本文各兩份；漢文原文與日本文之間，如遇解釋不同處，應以日本文原文為準。

為此記名兩員各奉本國政府正當委任，在本議定書簽字蓋印，以昭信守。

大同元年九月十五日訂於新京。

（二）日本承認滿洲國對外聲明書

「帝國嘗為滿蒙賭國運以救其危急，邇來二十有七年，吾官民一致，參與開發該地，苦心經營結果，致有今日之繁榮，今則該地因國防上與國民的生存上，與帝國立於不可分之關係，然近年來中國因禍於過激思想，為排外的革命外交，使吾在滿蒙之重大利益，逐日逐月致被蠶食，遂見九月十八日事件之勃發，使吾自衛權乃告發動，然滿洲事變發生時，繼見舊東北政權之復滅，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之四省，東省特別區及蒙古各旗盟等之君臣士民，乃乘機相集，協議結果，本年三月一日乃發建國宣言，即日與中華民國脫離關係，宣佈創立滿

洲新國家，同時公布新國家之建設綱領，遂排除舊日之黑暗政治，實行王道政治，又此外則重信義，求親和，及其他尊重既存之義務，遵守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等事，對國外明示極公正之政綱，該國政府於同月十日發通牒與帝國及其他十六國政府，反覆陳述其建設綱領之旨趣，同時請求設定與該國之正式外交關係，邇來帝國政府曾經半載多大之關心，細密之注意，留意於滿洲國事態之發展，該國誠意熱望實行上述對內外之政策，實足措信者也，就中治外法權之撤廢及改訂對一般外人之內地開放問題與其他條約，經特設委員會，為諸般之準備，且無以一方的措置廢棄等事，始終與關係之合議，以希改訂之實現，是等態度為顯著者也，至於財政及其他諸般之施政，亦既見改善之跡也，今滿洲國着着舉獨立之實，對其前途，有多大之希望，帝國政府顧上述滿洲國之對內外態度，又鑒於滿蒙之地，係吾國防之安危，國民的生存所繫，此際速承認滿洲國，促進該地方之安定，以期帝國之恆甯，與東洋之和平，而永遠鞏固確之基礎，故於

本月十五日由武藤全權，與滿洲國政府當局之間，締結議定書，對該國乃與以正式之承認也，該承認之實行，與帝國所加盟之任何條約，並無抵觸之處，於本年八月二十五日之臨時議會，外務大臣之演說即可明矣，該議定書確認滿洲國基於其住民之自由意志所成立之獨立國家，同時於該國依帝國及帝國臣民從來條約與其他之約定，所有一切之權益，定以確認尊重，一掃吾於滿蒙各種權益之從來之糾紛外，鑒於對滿蒙一切之脅威，同時關係帝國之威脅，故日滿兩國乃共同任此國家之防衛，因此規定所需之帝國軍，駐屯滿洲國，如是則永遠鞏固兩國間之善隣關係，俾確保東洋之和平也，在帝國對滿蒙，並無何等領土之意圖，帝國屢曾宣明，即於今之議定書前文中載有日滿兩國互相尊重其領土權益，且於滿洲國三月十日對外之通牒，明言尊重關於外人經濟活動之門戶開放主義也，從來帝國對滿蒙之要望，係於該地得確保吾正當之權益，同時排除一切排外之設施，使內外人等得安其生，因是帝國政府希望

從事經濟的活動，俾於該地以開發與繁榮，固不待言也，惟滿洲國上下實行其對外之政策，其上述真摯之態度，漸增全世界之認識，以博信賴，列國宜於擬及早與該國入國交關係，此處當帝國政府之承認滿洲國，祝福該國之前途，并帝國官民協力一致，以全良好善隣之誼，而舉日滿共存共榮之美，望無遺憾也，」

(二)我國對日抗議書

自去年九月十八日之夕，日本軍隊，按照預定計劃，突然轟擊瀋陽城以後，日本政府，着着進行，使東三省之局勢，日趨嚴重，不僅中國主權，受極度之蹂躪，即國際條約神聖之原則，亦為之根本動搖，世界和平，亦遭悲痛之打擊。

去年九月三十日，國際聯合會行政院之決議，促令日本政府，不再使局勢愈趨嚴重，並應自其遼吉兩省所佔之地，將軍隊撤至鐵路區域以內，日本政府，且亦自己承認此決議，乃行政院決議甫經通過，日本軍隊立即隨之而擴大行動，進佔東北各省土地，包括齊齊哈爾及黑省內之其他重要城邑。十一月間，暴變發於天津，斯

則天津日租界人員實有以引致之。

去年十二月十日，國際聯合會行政院，以日本之同意，重申誥誡，不許再行擴大局勢，並決議日本軍隊，應及早撤至鐵路區域以內，日本政府對於此項決議，則報之以侵略更甚之活動，其範圍不僅限於東三省，且波及於離發難地點甚遠之區域，錦州哈爾濱及東省其他軍事要塞，均無不受日本軍隊之炸擊，最後乃至奪據而後已，

本年一月終，劇烈之戰事行動，起於上海，日本海軍陸戰隊，實為戎首，日本竟增派陸軍至九師之衆，以致生命財產，損失無算。

日本既以武力掠奪東三省之全部，乃從事於傀儡組織之製造，謠之曰滿洲國，而使溥儀為之主，一切實權，則操之於東京政府負責之官吏之手，自是攫奪我鐵路，截留我關稅，及其他稅款，破壞我郵務，屠戮壓迫我人民，恣意毀滅我財產，以及其他一切非法行動，盡以滿洲之名義行之，實則主之者乃效忠日本政府，或受日本政府所支配之人也。

日本在中國每次侵略舉動，中國

政府，無不向之提出嚴重抗議，喚起其對於自身所負重大責任之注意，無如日本對於此類抗議，非特漠然置之，反報之以侵略更甚之行動，世界各國，對於其用暴力擴展疆土之政策，亦曾一再予以警告，本年一月之初，美國政府曾正式宣布，「美國不能承認任何事實的局面為合法，……凡用違反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巴黎公約規定與義務之方法，而造成之局面條約或協定，美國均不承認之。」二月十六日，國際聯合會行政院十二代表宣言，「凡蔑視國際聯合會盟約第十條，而侵犯會員國土地之完整，及變更其政治之獨立者，其他會員國，均不應認為有效」，三月十一日，國際聯合會大會一致決議，「凡用違反國際聯合會盟約，或巴黎公約之方法，而造成之局面條約或協定，國際聯合會會員國，有不予承認之義務」，又「中日爭端若在任何一方軍力壓迫之下，覓取解決，實與盟約精神相違背」。

日本政府，不顧友邦之忠言，與警告，不顧國際聯合會之決議與訓誡，不顧人類之公論，現更對於其贖武

主義所產生之傀儡組織，悍然加以正式承認，並與之締結所謂條約，俾日本有駐兵東省之權，藉欲淪陷東三省於日本保護國之地位。

國際聯合會，依照去年十二月十日行政院通過，而經日本接受之決議所委派之調查團，以日本政府代表之協助從事工作，今當該調查團工作甫竣，國際聯合會尚未加以討論之際，日本遽行承認偽組織，此項舉動，一面適足以增加其罪戾，一面無異對國際聯合會之權威為侮辱性之挑戰，殊不知國際之判斷，必依真理與公平為歸宿也。

日本悍然施行其暴力的殘殺的與征服的政策，其責任之重大，在近代國際關係之歷史上罕與倫比，茲舉其犖犖大者如下。(一)日本已違犯國際公法之基本原則，蓋日本已破壞中華民國領土之完整，篡奪中國之政治與行政權也，(二)日本已違背法律之初步原則，與人道觀念，蓋日本已殺傷無數中國人命，毀損現時尚難統計中國公私財產也，(三)日本已違犯國際聯合會盟約，蓋在該盟約中，各會員國會担任尊重並保持所有聯合會各會

員國之領土完整，及現有之政治上獨立，以防禦外來之侵略也，(四)日本已違犯非戰公約，蓋在該公約中，各締約國會鄭重聲明，放棄以戰爭為彼此間施行國家政策之工具，並互允各國間設有爭端，不論如何性質，因何發端，祇可用和平方法，解決之也，(五)日本已違犯民國十一年簽訂之九國條約，蓋在該條約中，各締約國，除中國外，會互允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以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也，(六)日本已違犯其自為之誓約，蓋日本會聲明在東省無領土企圖，且允於最速期間內，將日軍撤至鐵路區域內也(七)日本已違犯國際聯合會歷次訓誡，蓋國際聯合會一再告誡日本，不得就其因侵略中國而造成之形勢，再使擴大與惡化也。

對於日本自去年九月十八日轟擊瀋陽城，至本年九月十五日承認偽組織所有一切侵略行為，及其發生之任何結果，中國政府，當令日本政府，担负完全責任，中國政府，並保留其在現狀下國際公法與條約上所付與之權利，

(四)我國致十二國照會

(計簽約國為美，英，法，意，比，荷，葡，(日本除外)及加入國之挪威，瑞典，丹麥，墨西哥，玻利維亞共十二國)

日本於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竟實行承認所謂滿洲國，並公佈所謂日滿議定書，俾日本有駐兵東省之權，其目的欲淪陷東三省於日本保護國之地位，而所謂滿洲國者，關係日本在中國東三省領土內所製造所主持所支配之傀儡組織也，一年以來，日本所為種種國際罪惡，連續不已，不僅劫奪中國之主權，抑且屢背最重要之國際條約，包括一九二二年在華盛頓簽訂之九國條約，該約貴國亦為簽字國之一，(當事國之一)今者日本之承認偽滿，無異在其犯罪行為之索鍊上又加一最毒之環，中國政府，不得不促醒貴國政府對於因日本承認滿洲國而引起之嚴重局勢，予以深切之注意，

日本如何于九一八之夕，開始襲

據我東三省，如何張其鐵腕，魚肉我三千萬同胞，如何篡劫我政權，製造偽組織，皆為舉世週知之事實，無庸贅述，所欲概括一言者，即自九一八

，殊不知東北傀儡組織，為日本軍事侵略之產物，轉復用之為工具，乃無可掩飾之事實，多數日本官吏，受東京政府之命令，發縱指使於舞台之上，真正東北民衆，則宛轉哀號於日軍鐵蹄之下，苟使日本軍隊，一旦撤退，則所謂滿洲國之崩潰，可立而待，查九國條約第一條，締約各國，除中國外，應尊重中國主權獨立及領土行政之完整，日本製造傀儡，從而承認之，以及其侵略東北之種種行為，其為直接侵略中國之主權，嚴重損害中國土地行政之完整，殆無絲毫之疑義，當時九國條約之締結，即為欲阻止此類事件之發生者也，

本刊徵聘特約撰述!!!

本社因原聘特約撰述中現有二位遠適外省，并不能按期郵稿，茲特另行徵聘二位。辦法如次：

(甲)試稿——一次投寄時評一二篇，短在一千字左右，長在三千字左右，用非古奧之文言不用白話體，且以歸納式為尚(演繹文字嫌雷贅)；對策題較之論著尤重視；態度不激不隨。

(乙)特約——試稿登錄後，本社即先致函協商：(一)按每千字之現金酬數；(二)每星期可担任之字數；(三)每逢星期之日必須將稿送到(本埠者本社可派腳踏車夫往取)或郵到(因本刊每星期一即須送印刷局排稿)；(四)稿費每逢月底或至遲下月五號以前致送，或郵匯從不失信；(五)其他。雙方同意後即致送聘書，認為本社社員。

以後，日本無日不擴大其暴行，以至於今日，而有此承認傀儡之舉，

乃日本猶欲巧言欺世，謂所謂滿洲國者，乃東省人民圖謀分立之結果

盡之神聖義務，如日本之行為，不受相當制裁，九國條約當事國，坐視該公約之為廢紙，其結果誠有不忍言者，良以國際條約是否繼續維持其神聖

論，罔顧其對於其他國家應行侵害，且肆意蔑視世界公論，今日本不僅對於中國肆

不可侵犯性，背視此而定，而日本以武力奪取中國約四十萬方哩之土地，復不顧友邦之勸告，正式承認其在該地一手造成之非法組織，其慘酷結果，不僅限於中國，即世界和平，亦受不祥之威嚇也。

鑒於上述情形，中國政府，認爲嚴重局勢，業已發生，涉及九國條約之適用問題，特依據該約第七條之規定，以充分坦白之意見，通知九國條約當事國政府，並請其對於日本自去年九一八轟擊瀋陽城，以至於今年九月十五日正式承認滿洲國所有種種之侵略行動，因是而造成之事態，採取正當及有效之應付方法，

(附錄九國條約第七條全文)「締約各國協定，無論何時，遇有某種情形發生，締約國中之任何一國，認爲牽涉本條約規定之適用問題，而該項適用，宜付諸討論者，有關係之締約各國，應完全坦白互相通知，」

(五)我國致牒國聯大意

日本於十五日實行承認偽組織後，我國外交部，當晚(十五日)即將調條，電達日內瓦，令我國代表，即行致牒國聯，調條大意如下，(一)自九

一八以來，日本繼續施行其暴力的殘殺的征服的政策，其惟一目的，即在擴張領土，種種暴行，日益加厲，至今日乃有正式承認偽組織之舉，日本政府之承認偽組織，實係對歷來在東三省侵犯中國領土完整之一切行爲，自劃招供，自承責任，而國聯盟約第十條，固明明規定，應尊重並保持所有會員國之領土完整者也，(二)傀儡組織，純爲日人一手製造，一手操縱，所有實權，盡歸日人掌握，由日本承認傀儡，無異自己承認其侵略行爲，(三)日本與偽組織間之所謂議定書，純屬片面性質，僅爲日本圖遂其在

東三省建設保護國之野心而已，(四)依照日「偽」所訂議定書，日本不啻有担任偽組織國防之權，今後日本實行此項規定，其對於中國及世界上之威脅至爲嚴重，(五)自中日爭執，提交國聯以後，各方俱靜候解決，今調查團報告書尙未披露，國聯並再三告誡不得擴大局勢，乃日本仍悍然不顧、一意孤行，製造偽組織而承認之，蔑視國聯之權威，已達極點，在上述情形之下，應即請求國聯，加緊工作，採最有效之方法，以對付目前之局面，

民權主義在政治學上之貢獻

寒 鶻

△解決十八世紀以來一個政治問題——「權力」▽

(一)

代，在政治上爲由國家主義進入帝國主義時代。

歐洲自羅馬帝國解體，封建制度逐漸形成，其時經濟基礎，完全建立於農業手工業之上。迨後商業資本發達，完成產業革命，封建制度成爲新經濟生活之障礙，於是現代國家制度，遂築成於新興需要之基石之上，人類歷史行程，在經濟上爲資本主義時

近代國家主義因商業資本之發展而勃興，政治上遂發生兩種極大問題：其一爲君主依國家所賦與之權力而專制橫暴於內，其二爲國家挾其剝削於民之勢力而武力侵略於外。法王路易十四之「朕即國家」，足爲前者之代表；德皇威廉「德意志民族乃世界

最優秀民族」一語，可爲後者之象徵。前者之反抗運動，開端於十七世紀英國之名譽革命，（處查理士一世以死刑）繼之如一七七六年之美洲獨立，一七八九年之法蘭西大革命，一八一七年蘇俄之十月革命，以至一九三一年之西班牙革命，爲民權與反民權之鬥爭。後者之殘酷慘劇，如英之亡印度，法之亡安南，日之滅朝鮮，佔台灣，列強之分割非洲，德皇威廉之欲併吞世界所引起一九一四年之大戰，以及日本九一八之侵伐東北，一八之犯我淞滬，皆爲帝國主義者侵略弱小民族之史實。

觀乎此，可知近代歷史已入於「人與人爭」時代，弱肉強食，陰霾慘布！然物極必反，悶極則通，人類忱於歐戰之慘禍，國際政治家已競爲世界和平而努力，思想家科學家復羣起探索人類自相殘殺之根源，以期慘禍免於再見。其間由於研究者之出發點不同，因而運用方法亦趨異致，生產之於經濟，權力之於政治，實爲解決人類社會問題之雙輪，而兩者復互爲因果，互有關聯，經濟爲下層建築，政治爲上層結構，均所以保障民

生，充實民生，發展民生。本文專論政治問題，關於經濟方面，請俟諸異日。

(二)

「人與人爭」在國內形成被統治者與統治者對立之壁壘，學者探源於國家之權力關係，約可分爲兩派。

一派以爲近世以來，舉凡不自由不平等之現象及戰鬥攻伐之演成，皆由於國家或政府之權力過大，甚且謂支持現代國家，政府，法律，財產私有等等之權力，根本爲人類作祟之惡魔，故極端主張破壞國家，取消政府，消滅法律，根本剷除任何人之權力，以恢復人類固有之自由平等，此種思想，遂形成無政府主義派，而以克魯泡特金爲其代表；然其學說不能從

李童情變小感(續)

云何太忍？以石岑之愛童無誠意故，以石岑之對童氏始終玩弄故。石岑如果愛童，如果對童氏無玩弄之意，則在現行法律未能打破之先，應亟予女士以法律上之地位，即與之正式結婚。而李氏則對於其所認爲，「無意義，無內容」之家庭，始終不肯背

解剖現實出發，——僅在交換過程中看出矛盾，不能在生產過程中認識榨取——徒企求「形而上」之理想，正陷於列甯所謂「想把革命延期到改造人性以後」之錯誤。且所謂「自治」「契約」，實質上果與政府，法律何異？（參看克魯泡特金之「國家論及其他」）其指摘國家罪惡，詛咒政府，法律，官吏，黨員，極其深刻盡致。雖誠爲多數國家政象之實際；然要非政府，法律本身之罪惡，其罪惡乃在於爲官吏，黨員之「人」。「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意識，惜克氏忽視社會根源——經濟關係，故其政治學說淪於理想主義之陷穽中而違反進化，「安那其不適於人類」，蒲魯東蓋已明於自知矣。

(未完)

梗生

叛；對於願與「終生相伴」（見李氏贈童照片題語）之童氏，始終虛與委蛇；僅許做一個「永遠的好朋友」。所謂「永遠的好朋友」，是否與上海下流社會所流行之「軋姘頭」意義相同，吾人不得而知，縱使意義不同，則石岑既無離婚之勇氣，重婚又爲法律

所不許，作妾當更非童氏所甘願，則此種「無政府式之結婚法」(此名詞爲黨如所擬，甚有風趣，故沿用之)是否石岑對付其愛人應有之道？此其忍一；石岑因家庭生活之「無意義，無內容」，而「曲達旁通」，於某年除夕之夜，邂逅童氏於友人家，一見傾情，相識恨晚。旋傳同心之葉，(見九月七日時事新報)意謂魚水之歡，吾人以石岑人生哲學之術語釋之，可謂已採用「曲達旁通」之「利導」方法，以「表現」其「生命」，而石岑之「生命」，用「躍然而出」。觀於五日時事新報載石岑致童氏最後之書，「性的酣適」等語，石岑當日樂不思蜀之情，亦不啻「躍然而出」。而爲童女士者則何如，以名分言之，既非石岑夫人，又非石岑之如夫人，事實上則爲石岑之夫人，亦爲石岑之如夫人。而就法律言之，則直姦佔有婦之夫，使石岑夫人曼君女士，不講交情，與師問罪，則無論結果不必亟對簿公庭，即不對簿公庭，而童氏對曼君之質問，亦且無辭以對。此種「租小房子」之辦法，(月前乘益利輪赴三門灣攷察，船中看海看雲之餘，與

時事新報記者蔣萬諸君，挽一老先生閒談，先生故主某大學教席，據云人生四十，可納小星，小星而外，尙有租小房子辦法，言畢掀髯竟去，追而詢之，則笑而不言。又是否石岑對付其愛人應有之道？此其忍二；九月七日時事新報揭石岑關於與童戀愛經過之談話，謂曾詢童氏對「戀愛和婚姻」的看法，童氏答以「只談戀愛不談婚姻」，答以「痛恨那般破壞人家婚姻之人」。言下之意，即「租小房子」之動機，出於童氏而非出於石岑。即石岑在法律上不負和誘少女之責任，兼以自鳴清高，以欺社會，使社會目光以爲石岑之畢竟與童氏租小房子者，爲應童氏之命故，爲憐童氏故，爲所謂對童氏「憐多於愛」(見五日時事新報李氏長函)故。而一究其實則何如，究其實殆所謂汝既有心，誰能遺此；汝既願意如此，我則樂得便宜而已。「憐」愛「云乎哉？且童氏方在綺年，飄零之恨方濃，青春之火正熾，震於石岑之才，思沾春風之化，情不自禁，殆有可原。石岑年逾而立，爲世師表，使君有婦，潘鬢行霜；果有憐香惜玉之思，究應發乎情

而止乎禮義，而後始罄愛憐之道，而不應貪圖便宜，使童氏陷於不三不四之地，以增益其身世無窮之悲。吾人一觀童氏詠懷之詩，所謂「此事竟成千古恨」，所謂「君有妻兒尙可安」，悔憐之思，寂寞之感，徬徨之態，的然可見，而石岑年長於彼，學高於彼，人情世故，閱歷較多於彼，竟以一念之貪，使其墮落一至於此。托爾斯泰有曰，理性之活動爲愛，而理性所發之愛，與普通之愛不同。普通之愛，如母親爲嬰孩而奪他人飢餓嬰孩之乳；如男性之爲戀愛而使女子墮落。吾人以托氏之言，繩石岑之行，其對童氏之玩弄之殘忍，豈尙有饒恕之餘地？此其三；即退一步言之，石岑對童氏之愛爲純出至誠，則爲愛故，何者不可犧牲？而舉凡法律道德等「有所爲之造作」，自可置之而不顧。而排除萬難，勇往直前，以培養此愛之生機，使之暢達滋長而無所於滯，庶不失爲哲學家之本色。乃石岑則否，至如五日時事新報所載併其純愛之果，亦不惜借日本醫生之藥力，迨其未成熟而殺之。則不特置童氏精神於死地，直爲一主謀殺人之刑事犯矣。無

殺人之意思而殺人可，爲之主謀且「曲達旁通」以達其殺人之目的則不可。殺仇人可，舉愛人之骨肉，實即自己的兒子）而殺之則不可；殺愛人之骨肉而出之於庸人俗人則可，出之於大學教授，哲學家，爲人師表之人則大不可。若夫存心滿足性慾，蹂躪女性，設爲種種迷離恍惚之辭，以飾表而榮衆，則直商鞅之所必誅，而

一週大事日記

九月十一日(星期日)

馮占海猛攻吉林。馮宮趙李王姚諸領袖，親赴前方指揮，已接近省城關。王德林並撥一部義軍助李青山部攻阿城。馬占山部則已進至古城子，前鋒已達伊安明水等處，刻向海倫進攻，騎兵已佔領拜泉。

何應欽電京，贛省廣昌宜黃均收復，赤匪分向湘粵界逃竄，已分電湘粵軍同時夾擊。

蒙藏委員會息，中央對康藏問題，仍主和平解決，已電達賴代表貢却仲尼，來京商議。

蔡廷楷電陳濟棠，請核准該軍每團派專員四人，回粵東北江及南路募兵

韓非之所不赦，其居心直狗彘之不若而已。

今之青年，防閑盡破，假淫辭而逞其性，上則遠於君子，下猶不及野人，民族之德性摧毀靡遺，亡國之暮氣所在皆是。此輩無聊教授，實應負其全責。此輩居心既已無聊，故久之自圖窮而匕見。李重情變特其一端耳。(九、七)

記者

補充。陳已覆電照辦。

法復德軍備平等摘錄，已於本日上午由法駐大使廳發送致德外交總長紐拉德。

德胡琴堡派之「地方新聞報」載，與登堡總統接見各黨代表時，將僅詢問各黨是否贊同巴本總理之政綱，如各黨否決將即據此理由，宣讀命令，以判決新國會之死刑。

九月十二日(星期一)

王德林部聯合義軍，由中東路南段，進攻哈埠，已漸近距哈南三十里之雙城堡。瀋陽義軍則再進攻安奉路鳳城站。兵力約二千，日警軍隊悉被包圍。幾全覆。

日政府決定一面承認傀儡，一面對國聯則要求緩議報告書。

蔣在紀念週報告，鄂匪三月後可肅清。

皖西自第三軍佔蕪埠後，匪集三師及數獨立團反攻，血戰兩日，匪向金家寨潰竄。贛匪朱德，則傾其殘部集會昌出尋鄖，現粵邊焦嶺以北及平遠等處，已發現赤匪出沒。

德政府對昨法使送交德外長軍備照會，尙未考慮完畢。但以所要求遣法駁斥故，將不參加本日內瓦裁軍大會國防預算委員會議。

德國會今日被明令解散。

九月十三日(星期二)

馬占山電京報捷。黑東我軍由慶城進。濮徐兩旅趨齊克線。張香閣旅及義軍趨黑垣。各路已次序與敵接觸。

李杜電平吉軍已總攻。吉哈依等處戰極烈。

八十九師由黃安進佔新集，向鮑城推進。梁冠英部克復皖西龍門冲青菜冲等。

粵一集團軍少校以上官佐及西南執行部幹事以上各職員，政會薦任以上官吏，與其他重要官吏將領，均參加

神祕加盟式於黃花園，由陳濟棠主盟，事先曾經蕭鄧等幾度磋商，宣洩誓詞者處極刑云。

德國會解散令下後，議長認為解散令為無效。德政府有定十一月三十日舉行總選舉說。

德軍軍官聯會席上，宣言恢復前皇朝。

甘地因英政府已決定對低等階級，及回教徒，西克民族，印度耶穌教徒，英印混合民族及歐洲人，規定各別選舉區，決定九月二十日開始絕食，以示反抗。

九月十四日(星期二)

義軍董榮久部千人，自八日克紅絲峴後，本日復擊落日存女兒河偵察機一架。

本晚西南政治會議與西南國民黨中執會，發表反對日本承認「滿洲國」通電，並以同式電文致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請速定大計。

上官雲相克復英山。五十四師克復鳳凰閣深山。海部息，鄂上游白螺磯，楊林磯，臨湘磯各處赤匪已由永綏民權威勝各艦掩護第九師登陸進剿，海軍並準備在江面策應水陸並進云。

全印度為甘地絕食事呼籲。印度教徒領袖馬拉維雅，已在德里召集會議，擬及早協定各立法會中低等階級參政權辦法，以阻甘地計畫之實行。

九月十五日(星期四)

日承認傀儡，今晨簽議定書。下午全文發表。外部抗議及照會本晚送出。馬占山等聯銜通電，激勵三省抗日各軍將士，詞極悲壯。

馬占山軍左翼抵綏化，右翼騎兵抵克山。王德林部，再克雙陽縣。馮占海，宮長海主力渡江策應。鄭桂林李海峯分攻興城義縣。

劉峙部克商城。信豐因共匪陸續南竄，已戒嚴。

西南電中央請速下令討伐叛逆，收復失地。

駐華各地日海軍齊示威。如臨大敵。津日軍並武裝遊行。

德國會議長戈林，向法院控訴總理巴本星期一阻其演說，為違背憲法。

印賤民階級一部份領袖，不忍甘地餓死主與印度教代表與甘地談判條件。

九月十六日(星期五)

馬占山通電內有：「饑寒苦戰，原冀大軍出關；回天無力，唯有同盡黑水」之句。馮占海王德林兩部則夾攻吉垣，戰極激烈，吉海吉敦路均不通。唯攻瀋義軍則傳未能得手。並勒令出境。湯玉麟解散青年救國軍。

駐平度劉珍年部，與韓復榘部發生衝突。韓軍大批集中濰縣，將澈底解決。

豫匪主席被捕。皖金家賽指日可下。浙遂川匪仍熾，粵一師正進行包圍。

中央政費，現規定二百九十四萬，均按七成發。外部對日承認傀儡抗議照會均送出。

致九國照會，亦決下午四時備齊送出。德致裁軍大會會長漢德森公文，將於今晚公佈，大旨為如軍備平等權原則未經列強承認前，決不參加。

自九月十七日(星期六)起，義軍已佔領中東路西段車站數所，現正包圍日兵。

馬占山及李杜丁超等俱發表宣言，辭職憤昂。

劉峙于學忠均派代表赴濟晤韓商要公。張鈞電京，所部已追匪過商城。何應欽接賀國光電，孔匪主力在小源被陶師擊潰。

日代表伊藤為承認滿國問題趕赴日內瓦。

內瓦。日代表伊藤為承認滿國問題趕赴日內瓦。

稅日。梅樂和電令拒絕移交。